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

仁和 杭世駿 太宗撰

傳一

明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傳

前明鄭進士元勳負文通武達之才當陽九百六之會
毀家紓難急病讓夷卒見愠於羣小身觸兇鋒殞于非
命鄉邦賢達爭爲傳以紀其事惜其生平逸事遺漏孔
多裔孫開基根據行狀博采異聞請余爲傳補前人未
及也其辭曰元勳字超宗號惠東先籍徽州之歙縣祖
景濂占籍江都遂爲江都人父之彥生四子元勳其仲

也生而穎異五歲卽能屬對垂髫應童子試前輩張賓
王見其文以國器相許試輒冠其曹偶聲名籍甚年二
十一天啓甲子領應天鄉試第六上冢里門戚友以盛
筵召者咸謝不往宗族長老以斗酒過餉必移置祖墓
想魂澆奠霑灑松柏間徘徊瞻嘯惻愴不忍去母家張
氏家中落擇其貧者周之封恭棺以吉壤歲庚辰江淮
間大饑道殣相望約族中好義者捐金以濟族子鳩坊
郭米麥千餘石爲粥于天寧寺以食饑者施于次第男
女起坐之法甚備食廩不足則捐室中簪珥以充之猶
皇皇日踵故人之門如已告饑然一友觸怒大璫璫欲

持危法相中護之別室璫大索不得怒益甚并中傷元
勲友亟欲自出元勲毅然曰吾懼禍初不汝匿矣急而
出子非夫也護之益力適璫敗事遂得釋有吳某者世
業巇爲怨家所訐誣以不法當事將條姓氏入告沒其
貲元勲慷慨白于當事當事素重元勲事乃寢豫章羅
萬藻途遇暴客被剝過邗上元勲迎而舍之又醫藥以
資其行南昌萬時華客死于邗元勲親視含殮附身附
棺勿之有悔執紼送之江上貞婦孝子無力自致于有
司者元勲必庭白之約同志爲歌詩以彰揚其名字友
有質女他舍者亟贖還之或以緩急告不責券屢應而

無倦色蓋天性也構影園於城南中有小桃源玉勾草堂半浮閣灑翠亭媚幽閣諸勝巖壑窈窕林木蒼翳延禮名碩四方知名之士無不至賦詩飲酒無虛日緝倡酬投贈之什都爲一編今世所傳瑤華集是也園有黃牡丹之瑞大會詞人賦詩且徵詩江楚間奉虞山錢宗伯主壇坫論定甲乙以粵東黎美周十詩爲冠鐫金鈔遺像致之曰賀黃牡丹狀元一時傳爲盛事美周後歿虔州之難者也當是時中朝門戶甚盛士人矜尙氣節工標榜元勳名震公卿間各道上計京師者諸大僚必詢從廣陵來見鄭孝廉否或愕眙不卽荅則涕唾棄之

明懷宗銳意人才命大僚各舉所知直指與淮督交章以元勳應詔元勳以母老辭不去癸未中會試第三釋褐後假歸明年京師不守懷宗殉社稷元勳聞變麻衣哭至聖廟傳聞寇且東下揚人先事載妻子去里巷幾墟元勳破產招集義旅告以忠孝使守土勿去揚人始有固志增埤立欄坊自爲隊每里巷輒作卑門短垣以防馳騎貽書所知謂立國設險必外嚴而後內固宜建大帥統精銳以守河北須山東響應乃卽大位爾會定策大臣有異議遂以四鎮兵擁其主渡江而南四鎮中惟高傑爲剽悍新主南渡恐諸將不附又恐其相率

俱南也手詔許裂土大郡肯畱屯儀揚者爲共命臣傑
遣其副將南某先駐揚州與川兵之勤王者爭舟南遂
殲焉傑故欲得揚謬謂揚人之殺其將也又謂已有定
策捍衛功而有司不迎犒無賓主禮駐師城下日殺掠
不去是時山東兵駐瓜洲鎮鳳陽兵駐儀真壽州兵攻
臨淮者月餘濟寧將張文昌甘肅將李棲鳳兄弟皆在
揚濱江數百里大將七人馬數十萬所在豪橫元勲語
當事曰朝廷都金陵江北四郡爲邊圉矣傑之來也奉
璽書無叛名且兵勢不可敵曷以大義譬曉之稍止勿
殺以待朝使猶揚人福也是時居守者巡撫黃家瑞兵

備副使馬鳴騷司李湯來賀江都令李日成鳴騷故與
來賀有卻來賀父與元勳同榜進士以世誼交善鳴騷
每事疑元勳數相傾於傑之在城下也獨不悅元勳語
謂當城守格鬪而元勳向所集之義旅輕俠者相傳傑
兵厚有所挾利其貲日取傑老稚兵樵採者磔而懸之
城上傑聞益怒更劫一村以報之傑故李自成驍將後
來降嘗爲總制王永吉標下裨將獲罪當斬適元勳在
永吉座壯其貌爲之力請得免傑深德之元勳曰事急
矣吾不惜此身以排鄉人之難單騎造傑家僮蔣自明
遮馬諫元勳叱之曰揚民安雖喪元何傷遂入傑營曉

以大義且責其剽掠狀傑爲心折好謂元勳曰前事特副將楊成爲之耳出禁令退舍且誅楊成因出其通商符券數百張納元勳袖中而斂兵五里外城中之門於西北者因得暫啓以薪粟元勳遇人輒舉袖呼而與之券且行且給至半途而符券盡後索者不能得則謂元勳有所恡或驚疑告人曰高傑以免死牌與鄭某矣非其親暱不得非賄不得有死爾語一夕徧揚人倚恃兵備終不信元勳時以矢石暗中傑兵慄兵憾揚人益甚日逼城下譁諫如將攻者元勳計迫遣人迎姻家高郵王中丞永吉來揚永吉向嘗督兵密雲有聲兵間元勳

逆謂曰揚人疑我公曷往且山東大帥往與公善可因而濟也傑聞永吉來亦持刺逆之城下稱督師前鋒總兵官辭甚謙約永吉喜曰國體未亡斯人尙可與語乃徧告郡中諸當事薦紳先生庠之子弟皆諾而後出至則語一如元勲之語加詳焉傑應之更曰吾忍數日俟史公至而後得所時史公可法方以閣部視師行且至矣傑畱永吉歡飲俄有傳傑兵掠仙女廟者揚人責難元勲元勲卽草數字告永吉永吉告傑故傑曰揚城之外有七大將士不宿飽豈獨蒙惡聲乎遣騎詢之果吾兵當盡誅以謝他兵非吾責也永吉以赫蹏寫報章與

所遣騎俱行至則漏盡二鼓使者仰而號曰吾鄭公使
自高營得書還矣城者中夜狂譟鄭某果賊黨今獲書
矣殺鄭某城可守其語亦一夕徧質明啟書衆共覺其
誤皆散走而聞者執前語不可解元勳得書急走城上
集公府訟言之或扣馬止之勿聽方以書示中丞及司
李揚人訛傳誅楊成爲揚城露刃圍之數重頃刻刃起
遂及於難義僕殷報奮身以殉時五月二十二日也後
三日而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之報始至從都諫李公沾
疏薦也又旬日而閣部史可法至傑聞元勳死益怒急
攻城可法從來賀之請廉得賊首王柱萬陳嘗張自強

三人梟於市餘黨何四等十一人笞斃棄其尸孤子爲
星手刃諸尸胸取心瀝血以祭馳書止傑傑望城哭祭
移兵駐瓜洲可法疏訟元勳冤劾中丞兵備不職狀禡
其職鄭氏世篤忠貞元勳九世祖居貞嘗與方正學講
學龍王山下洪武中徵不就建文時復徵乃起歷官河
南叅政靖難師入率兵勤王攻龍江關甚力兵寡就擒
與二子同棄市兄子道同由進士爲侍御聞而自經有
雙忠之目元勳弟子爲虹生甫彌月一嫗抱而前曰昨
得異夢他年小郎君當與主同作忠義進士及癸未元
勳與爲虹同中會試元勳家居爲虹謁選爲浦城令唐

王立於閩擢爲虹爲監察御史巡視仙霞關仍駐浦城
丙戌八月 大清兵至執之不屈左右將刃之爲虹躍
起奪其刃自刺其胸不殊遂遇害姬所言之夢至是始
驗元勳死年四十有二爲虹死年二十有五

舊史曰傳元勳事者三人曰李清曰張起蛟曰王心湛
辭旨無甚同異及讀孤子爲星所撰行狀互異者數事
傳云左良玉上表清君側舉兵東下淮南震驚馬鳴騾
謀招傑保揚諷元勳發書書未發傑已奉命鎮揚兵至
城外行狀則云鳴騾獨謂當城守格鬪是鳴騾與元勳
意見不同之實證也傳言傑將攻城鳴騾謂元勳曰公

一出見興平紛可立解行狀則云元勳曰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鄉人之難是元勳自欲往非由鳴騶敦迫也傳言元勳自傑營歸下馬就坐語未畢卽遇害據行狀則通商之券不能盡給而被謗得王中丞之報書而致疑相距有一二日不僅如傳所云之促也傳云職方之授由史閣部之疏薦行狀則云由都諫李公據閣部之奏在元勳旣死之後從前未聞交一言畫一策也傳有附會明矣閣部之劾鳴騶有一味偏執始則垂張與行狀謂當城守格鬪之言合鄉里之傳聞不如孤子之追述明甚余因紀載之牴牾滋道塗之異說詳校情實

一以行狀爲準以塞開基之請俾志史事者可考焉楊
成本名誠祖秦人爲調防都司所轄皆西北兵南來兵
將西北居多與誠祖頗親狎誠祖因乘機擄劫爲衆兵
倡語詳絳州馮嗣京拜影樓詩序諸傳皆云楊成恐亦
未深考也至撫臣黃家瑞亦知爲元勳仰請卹典南都
未聞有一言之褒濁亂之朝彰瘡固非其所重歟

黔陽令死事周文暘傳

周文暘字穆仲浙之海寧人順治丁亥進士謁選得楚黔陽令黔陽故梁龍標地地鄰五谿民獠雜處王師平一海內辰沅獨後屬以降將陳友龍鎮靖州而文暘始來爲令旣而友龍背義復叛邑有羅翁山周五百里四面險絕絕頂一池縱廣千頃友龍窟宅於是頻出圍城文暘聚殘黎二三百家悉力固守來則輒擊退之相持六旬一日西出畧地卒遇賊金橋橋距邑二十里而士卒不滿百賊衆我寡被圍百里文暘率所部奮殺一日夜矢盡援絕平明賊益大合服公忠義不忍加刃誘

令倒戈文晔瞋目大呼罵不絕口遂與左右賓客等八十一人同時被害時順治六年七月也年四十有五妻妾在縣署報聞一自經死一踴身入井死

補史氏曰文晔無子死事後其宗人爲立一子曰孺而大吏未之知也故不得贈卹後孺之子光錦號於當事又不見報錢唐顧之珽撰殉節記予特取而刪潤之爲後之有史職者告也

吳川令死事黃應乾傳

當明運告絕永歷據彈丸之地思以恢復爲計斯時
國家方務生全不肖專尙兵力益乃跳刀走戟狂慙不
已近南諸縣鄙日來侵軼甚有惑於邪謀爲所招誘而
吳川令黃公應乾守土一文弱吏能執干戈竟以捐軀
絕脰仗節死義而不顧其事弛久行狀未上於史館其
孫某介余友沈君廣堂來請立傳按狀公字元甫一字
元公浙江上虞人由歲貢謁選令廣東化州之吳川孤
懸海外妖氛猖獗肉薄登城援絕不支猶率民巷戰以
死時順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也公首尾爲令凡三載有

異政民感之不衰死時年五十有七

史官曰忠孝之子孫必復其始黃之先有名發者仕宋高宗時爲武經大夫隸統制楊沂中軍高橋之役馬蹶被殺子哲拾其遺骸葬於蘭芎山麓廬墓三年文禽日集虎不夜驚是實爲黃氏遷虞之祖君子萬年永錫祚循余傳發事可以補宋史之闕傳應乾事可以備國史之遺黃之後人庶幾勉守此令緒哉

名醫盧之頤傳

之頤字子繇生明熹宗時號晉公又自稱蘆中人父復
字不遠精於醫理從遊者衆聘王紹隆於家講論內經
誓願買田以膳學徒使醫道大明於世著有病種芷園
臆草諸書祖惠字心齋艱於得孫願以一周星課華嚴
滿十二部燈香前卽時時現一童子相旣滿子繇生焉
自絕乳後不露一隙慧光羣兒戲獨不能戲羣兒誦獨
不能誦口若膠生耳若纊塞形若木偶衆以爲癡九歲
時依父禪坐現一身世俱空之境隨詣聞谷禪師以三
語令參能舉心爲對弱冠忽處方藥有合人亦稍稍許

之王紹隆召聽內經素問不得其旨聾啞如故後講張仲景傷寒忽大出辨駁以困其師明年卽攝師講席著金匱要畧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旣成火之曰十年後方許汝著書于是奇穎之聲漸起試命參預筆削大有闡發悉取所著畀之而於本草終不相入艱苦殊甚會父復著綱目博議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七藥皆有至理病亟趨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人字者卽博議也中分覈參衍斷四則遭亂後書籍零散參覈二種稍補其殘缺衍斷倍多不能追憶遂名乘雅半偈凡十二卷

今已行世父歿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右目
偏盲摩索者言暗中得之也繼摩索而作者有傷寒金
匱疏鈔醫難析疑選引曲譬幾三十萬餘言難扁鵲
華陀曲王叔和駁成無己自孫思邈以下無譏以引靈
素之熱病以言卒病則謬指七情六氣房勞刀杖爲內
外三因則謬以形層皮膚肌胸腹胃限病者期日則謬
以化氣爲本以經脈爲標則謬縱橫奧衍精以理解悟
以禪機旋入閩歸理舊業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碩學如
張天生名彥如陳胤倩皆從問業自言於王紹隆得金
匱之心傳於陳先得薛案之私染而李不夜嚴忍公則

文章道誼之宗模也。幼耽禪學于聞谷憨山二大師。得其南車于離言和尚。得其點醒雲間施笠澤古婁潘方孺邵陽甯比玉不遠而來。起予不少。左右采獲。卒能名家。有子曰麴餘杭嚴武順與盧氏爲至交。復卒託孤一言一動必關白而後行。稍不當輒訶督譙讓改乃已。人兩難之。

舊史曰陳曾毅傳論之頤云歲丙戌監國者在山陰之頤杖策往謁大爲所親信授職方郎事敗跳身歸鄉里間與舊相識者往來門庭雜沓踪跡不測性又簡傲雖以醫術起家輕忽同黨好自矜貴出入乘軒車盛儉從

廣座中伸眉抵掌論議無所忌識者謂必中奇禍頃之
兩目皆盲眊眊成廢人不出戶庭而曩所交遊皆斷絕
詫歎一室竟以儂懣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閻若璩傳

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歷寧前兵備道叅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叅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閻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如門牖洞開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爲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

止梁商正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
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
可盡也進而言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
次第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
遙遙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人無見者又讀
朱子及吳艸廬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
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
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
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籟於太原處士顧寧
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處士

虛已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前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不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

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頓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羅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

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
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舌以玉作傳
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
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
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
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
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
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
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
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鍤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

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閩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閩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寧盧孝廉軒云閩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合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閩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徐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旣又移嘉善旣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

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畧遂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春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晚年名動

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畱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

之移城外十五里如卧牀簣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荅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

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
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
可得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
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
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
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
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
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
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

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疆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掇擊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曰黃太沖曰顧寧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羸待訪錄指其訛繆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益都趙宮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織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推崇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證暨潛邸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嗣是潛邸之學

明白曉布於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尙書著寃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燄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卽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毫無加損也余据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叅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 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二

梅文鼎傳上

文鼎字定九號勿庵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
文鼎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父士昌號繖厓改革後棄
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
比附成書謂之周易麟解文鼎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
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
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食

法與弟文鼎文鼎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
補其遺缺著歷學駢枝二卷倪爲首肯自此遂有學歷
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格
於他端中輟耿耿不忘或讀他書無意中春然有觸而
積疑冰釋乘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枕上之所得累
數日書之不盡殘編散帙手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
過有能是者雖在遠道不憚褰裳往從疇人子弟及西
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
世共明之中年喪偶不再娶單思閉戶謝絕人事所著
歷算之書多至八十餘種自來言歷者莫逮也讀交食

通軌及臺官氣朔章竊疑其非全書後讀元史歷經始
知許衡郭守敬諸儒測驗之精製器之巧歎授時歷法
之善因歷經簡古作史者又缺載立成成圖注二卷以
發其意又以授時歷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創法
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不讀耶律楚材之庚午元歷不
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天歷不知授時之歲實消長不
攷王朴之欽天歷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攷宣明歷不
知氣刻時三差非一行之大衍歷無以知歲自爲歲天
自爲天非李淳風之麟德歷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
冲之劉焯諸歷無以知歲差非張子信無以知交道表

裏日行盈縮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非劉洪之乾象歷不知月行遲疾然非落下闔射姓等肇啟其端雖有善悟之人無自而生其智參校古歷七十餘家著古今歷法通考五十八卷後漸增至七十餘卷授時列六歷以攷古今之冬至合於古者或戾於今合於今者又差於古其後天也或差至一二日惟統天歷有古大今小之算以合前代所用之率而授時因之顧歷議欲尊授時遂取魯獻公冬至以證統天之疎各依本率步算則雖上推至魯獻未嘗違統天法也郭守敬歲實消長不在創法五端之內意可知矣作春秋以來冬至攷一

卷元史太祖以己卯親征西域諸國次年庚辰夏五月
駐蹕也石的石河有西域人與耶律楚材爭月蝕而西
說並訕故耶律作歷托始是年也又以太祖庚午始絕
金次年伐之不五年天下畧定故推演上元庚午冬至
朔旦七曜齊元爲受命之符謂之西征庚午元歷西征
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歷志訛
太祖庚辰爲太宗則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
則於積年不合也據演紀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
百七十算外得庚辰則起算必庚午作庚午元歷攷一
卷元歷肇始耶律授時多本而用之授時經王郭楊齊

十餘人合併而成故承用四百餘年不改非諸古歷所能方郭守敬著撰極富僅存歷草其書有算例有圖有立成歷經立法之根多在其中拈其義之精微者爲補注二卷兼引八綫三角以明之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成之法算起於元太史令王恂經郭守敬而後成書洪武戊申大統歷因之作大統歷立成注二卷此皆發明古歷也其論西歷云唐九執歷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也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歷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歷以算陵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皆西之

舊法也利瑪竇來賓崇禎朝上海徐光啟與西士湯若

望譯崇禎歷書 本朝時憲歷用之則西洋新法所謂

歐邏巴歷也湯氏所譯多本地谷與利氏之說又復不

同回回歷與西域天文書並洪武時吳伯宗李翀受詔

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同譯天順時監正貝琳

所刻泰西天文實用本此書而加新意也作回回歷補

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西域天文中有雜星三

十之占未譯中土星名以歲差度考之得其二十餘後

見錢唐袁士龍青州薛鳳祚氣化遷流並有斯考不謀

而同者十之七八以巨蠲第一星證之回歷尤確作三

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
差陝西河南北直江南四省禮拜寺有其表景之傳而
其中亦有傳訛之處西域馬儒驥以此致詢遂爲訂定
并附用法以補其闕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卽蓋
天也自漢人伸渾天而紬蓋天書遂不傳今惟有周髀
一經又言之不詳然觀其所言里差之法謂北極之下
以半年爲晝夜卽西人之說所自出也因作周髀算經
補注一卷俾天下疑西說者知其說之有所自來渾蓋
之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用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
丁所用儀器中竊疑爲周髀遺法流入西方者也法最

奇理最確而於用最便行測之第一器也本書中黃道分星之法尙缺其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度也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完其所缺正其所誤可以依法成造用之不竭矣歷書中七政算例多有言西某月某日者既非建寅建丑建子之法又非以節氣爲序如同回歷之用太陽年其紀日數既非以朔爲初一然又非如同回之以見月爲朔且其襍見于諸卷者又各自不同嘗疑其各國自爲正朔立法相懸也旣而彙集詳考然後知其所用並以太陽會恒星爲主卽恒星歲也恒星東行有歲差度分則太陽會之以成月者亦漸

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徵之亦可見也今西教中齋日所謂正月一者在今冬至後第四度間亦是此法至其一年十二月有一定大小並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而成一月大致並同回歷矣作西國日月考一卷以上六書皆推究西術而得其會通者也崇禎歷書百餘卷全用西術中有細草以便入算猶授時歷之有通軌也蓋卽七政蒙引而有詳畧爾以歷指大意躐栝而注之作細草補注三卷歷書中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以諸家所用細草攷其同異參之歷指作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二書安溪李文貞公巡撫北

直時刻于保定交食圖之大誤有二一爲金環與食甚分爲二圖之誤一爲圖日月食不由月心起算之誤作訂誤一卷古法赤道定而黃道有歲差故以赤求黃新法黃道有定緯惟經度移而赤道經緯時時改易故以黃求赤交食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乃近年之法不如弧三角之爲親切也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以明算理中西兩家歷術求交食起虧等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其法以日月體之中心爲中而論其方位故其向北極處命之爲北向南極處命之爲南又卽以向黃道東陞處命之爲東向黃道西沒處命之爲西此

惟太陽太陰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東西南北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度既有斜升正降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皆從弧度之勢而頃刻易向且北極出地有高下則虧復方位又以日月距地之度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然則月體之東西南北與人所見之東西南北必不相應而何以施諸測驗乎然而古今歷家未有議及者不可謂之非缺事也今別立新術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據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爲直綫中分之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

向也曰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法求得交食各限白道與高弧所作之角而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實千年未發之秘作交食管見一卷歷有平時有用時平時者步算所得用時者測驗所徵太陽之有日差加減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也而日躔表所載之數獨異據表說謂有二根其說尤含糊支蔓月離交食二章棄而不用彼蓋自知其非是矣而日躔表仍誤不改若以此入算則節氣加時皆謬矣作日差原理一卷熒惑一星最爲難算至地谷氏而其法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以正袁士龍歷書之誤作火緯本法圖

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五星本天並以地爲心與日月同至若歲輪則惟金水二星繞太陽左右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爲心土木火三星則不然並以本天上平行度爲歲輪心然其軌跡所到並于太陽有一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行之圓象西人所立新圖不用九重天而五星並以太陽爲心蓋以此也然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耳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凡圖黃道緯度于赤道左右取二至所到度分聯爲橫綫而作小圈以擬黃道乃于小圈上勻分節氣各作

直綫過赤道子午大圈卽各節氣之黃緯可得作黃赤
距緯圖辯一卷月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明白而易見
不在表影西人之測則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
陽表景必短而太陰表影必長以是爲月近于日之徵
夫表影既有長短矣又何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必不
然矣作太陰表影辯一卷歷書刊本多有互異之處恒
星經緯改處尤多帝星句陳亦然以弧三角推之有與
所改合者有與先刻合而所改反離者作二星經緯攷
異一卷定夜時之法多端而測星以知太陽其最確也
測星定時法亦多端而用句陳大星及帝座其最簡也

然恆星既隨黃道東移以生歲差則二星亦不能定于一度而何以定時故作星晷者必知現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作星晷真度一卷以上十一書皆因崇禎歷書之說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閏章總裁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郡邑志中所刻皆其稿也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稿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歷志爲錢唐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羲又

以屬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歷草通軌補之雖爲大
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畧也其總目
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測
望曰弧矢割員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
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日
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
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
曰五星又作歷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
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歷承
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歷學已經進呈亦宜詳

述他如袁黃之歷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歷以庚午元歷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歷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於邸第謂曰歷法至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畧做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爲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歷學疑問三卷俄李視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夏李以撫臣扈 蹕行河進呈欽蒙

御筆親加評閱事具李所撰恭紀中明年癸未

聖祖西巡荷問隱淪之士李以關中李頤河南張沐及文鼎三人對

上亦素知頤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李以撫臣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李以尙在臣署對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而見四月十九日李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凡三日

上謂李曰歷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

其孫穀成 內廷學習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穀成欽奉

上諭汝祖畱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卽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要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道欽此 恩寵爲千古所未有鼎圖注各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爲書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旣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

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爲立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爲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卽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爲三邊求角亦可
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鍼經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鼎有夙慧測算之圖與羅一見卽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羅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

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攷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壺
漏考一卷日晷備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
安實爲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
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歷書渾
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耑書三種互爲完缺而
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倣
而爲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
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也勿庵揆日晷一卷其說曰取
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爲端耑溢
于寸表止于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

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歷書日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軼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爲揆日之用揆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爲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旣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樞樞卽北極尺以堅楮爲之

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晝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卽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畧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卽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庵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論日景故以二至爲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

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勿庵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圖
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爲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爲
邊此卽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
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
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度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
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
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
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
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
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按圖而

得矣勿庵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
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晝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
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
勿庵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入于黃道猶黃道
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渾
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
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後之法可
以衆著儀以銅爲之畧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
蓋天盤之黃道圈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
極爲心而儘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由黃道南

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中豫章李煥斗嘗從鼎問皇極經世遂及歷法作荅李祠部問歷一卷滄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歷法正理告之作荅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疏而攜諸篋衍以待明者問之於歷算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約之於七十二候

作太陽緯度一卷亦承友人之命而爲之者寫算步歷式一卷潘天成從鼎學歷而苦於布算作此授之同時西士穆尼閣作天步真原青州薛鳳祚本天步真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闡著歷書及圖解三辰儀畧廣昌揭瑄著寫天新語鼎每得一書皆爲訂註以正其訛闕而指其得失一善不肯遺也而古歷列星距度考一卷又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閩中林侗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上歷學之書凡六十二種富哉其言之也嘗著學歷說以曉世論尤精確其說曰古之爲歷也疎久而漸密其勢

然也唯其疎也歷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
得而占家得以附會于其間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
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歷未精於是其當食不
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于
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
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惟平度于是占
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
東方謂之仄厯仄厯則侯王其肅月之行陰陽歷以不
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于
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歷未知于是占

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間曰陽環北
間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
道則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况月道出入于黃道時
時不同而欲定之于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
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
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歷未知
也則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西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
而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
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
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在二日三日

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四日之異而古歷未知則爲之占曰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畧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而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則以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順行于是占者以逆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

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于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曰陵曰犯曰闕曰食曰掩曰合曰旬巳曰圍繞夫旬巳陵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其非是矣至于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既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乖遂妄謂其移動于是爲占曰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圻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
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于是古
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
老人星甚高三時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
人星密疏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